

上海图书馆藏百廿回《红楼梦》 旧抄本考述

乔福锦

(邢台学院, 河北邢台 054001)

摘要: 本文作者新近发现于上海图书馆的《红楼梦》旧抄本, 乃是一部百廿回“全抄”孤本。其底本早于程高木活字本及早期刻本, 版本定位应在梦觉本与程甲本之间。它的发现, 不仅补上早期手抄本与后期刊印本之间的重要版本缺环, 也为现存抄本的文字疏证及刻印本源流的理清打下文献基础。

关键词: “上海图书馆藏本”; 百廿回《红楼梦》旧抄本; 考辨记录

2004年7月5日上午, 笔者在上海图书馆新发现一部百廿回《红楼梦》旧抄本。此事经媒体报道之后,^①引起学界关注。为对上海图书馆藏本(以下简称“上图本”)的基本情况作一介绍, 兹将笔者近一个时期的查阅考辨记录公布出来, 同时也附带说明笔者个人的初步鉴定意见, 以求正于专家与学界同仁。

一、版本概况

上图本存一百二十回, 凡二十四册。第一册为1-3回, 第二册为4-8回, 第三册为9-15回, 其余二十一册, 每册均为五回。分装“元”、“亨”、“利”、“贞”四函, 每函六册。其分册与装函形制, 与程甲本同。函套封面所加之书签及每册封面书签, 其纸张、字迹与书内夹签相同。函套脊部重裱新布, 并加写白漆书签。书册之浅绿绫

包角, 多有残损, 装订线有开断。版高23.5厘米, 宽16厘米; 版心部分高17.6厘米, 宽13.2厘米。用乾嘉时期的白绵纸抄写, 天头地脚有黄斑, 中缝多有断裂, 个别地方有裱衬。第三十四回第四、五两页前后页颠倒, 可证曾经重装。封面题“红楼梦”, 每回首页首行顶格书“红楼梦第X回”。前八十回除第五、五十八、五十九、六十三、七十六、七十七、八十五、九十等回外, 其余回末有“红楼梦第X回终”之类的标记。其中第二十三、五十四、五十六、七十一、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等回回末无“第”字; 第二十五、三十回无“红楼梦”字样; 第六十六回末仅一“终”字。每页面十行, 行二十二字。回目文字单行抄写, 低正文两格。开卷依次为程高序言、全书总目, 再后是正文。首钤“吉晖堂”朱文长方印, 程高两序末分别钤有两枚篆体印记: 一枚为朱文“谨而信”圆印, 一枚为白文“人澹如菊”方印, 高序首页顶行并有“行乐”两

收稿日期: 2005-06-13

作者简介: 乔福锦(1956-), 男, 河北邢台人, 邢台学院政史系副教授, 上海师范大学访问学者, 主要从事文化史学、经学、红学研究。

字椭圆形白文篆印。每册首回首页右下下有“上海图书馆藏”印记,其中第一函六册为行楷长方朱印,其余三函为朱方篆印。上图“古籍书名目录”登录文字为:“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清汉军)曹霭(雪芹)撰 钞本 二十四册”,书号为316207—230。

初步目验,抄手至少在七个以上,主要抄写者有甲、乙、丙、丁、戊、己六人。通常以册为单位分头抄写,也有数人合抄一册之例,有时一页之中即有几种笔迹。可见多处抄写过程中的挖改、贴改,另有少部分旁改,第四十二回并有朱笔旁改文字。抄手分工如下:

甲抄手:总目;第一函第一册(一——三回)、第六册(二十六——三十回);第三函第三册(七十一——七十五回)。

乙抄手:第一函第二册(四——八回);第二函第五册(五十一——五十五回);第四函第六册中之一——九回。

丙抄手:第一函第三册(九——十五回);第二函第二册(三十六——四十回)、第六册中之五十八、五十九回;第三函第四册(七十六——八十回);第四函第四册(一〇六——一一〇回)。

丁抄手:第一函第四册(十六——二十回);第二函第四册(四十六——五十回)、第六册中之五十七回;第三函第二册(六十六——七十回);第四函第三册(一〇一——一〇五回)、第六册中之一——六——一八、一二〇回。

戊抄手:第一函第五册(二十一——二十五回);第二函第一册(三十一——三十五回)、第六册中之五十六回;第三函第六册(八十六——九十回);第四函第一册(九十一——九十五回)、第二册(九十六——一〇〇回)。

己抄手:第二函第三册(四十一——四十五回)、第六册中之六十回;第三函第一册(六十一——六十五回)。

二、后补序文说明

程高序文后补,在现存旧抄本中已有先例。如蒙府本卷首,即有后加之程印本序言。上图藏本同样有程、高两序,亦应是正文抄成之后所加。只不过与蒙府本后补序文相比,不易分辨。但仍

然有迹可寻:其一,与正文比较,序文字迹墨色较新,有明显的后抄迹象。其二,除“上海图书馆藏”之印外,全书所有印章都钤于卷首四页序文中,序文页后无任何收藏印记。此亦是序文与正文非一体,是区别原有正文与补加之序的标记。其三,序言墨笔字迹均覆于朱色印文之上,唯有与“谨而信”圆印相配的“人澹如菊”方形阴文闲章,尚未被墨迹盖住,然亦显出字让印文,印在字先之迹。对此我的理解是:此抄本被“吉晖堂”主收藏之后,重新装订并加抄序文四页。抄藏者先在序文页钤盖印章,然后抄写序文,故成现存之貌。

三、回 目

上图本回目文字基本属《红楼梦》梦觉、程甲本一系,但也有自己的特点与异文。异文大体可分以下几类:

1. 同程甲本。第十五回总目前半句作“王凤姐弄权铁槛寺”,回中“槛寺”两字作“寺镜”;与程甲本同。

2. 同于近于东观阁本及藤花榭本。第七回正文回目作“送宫花贾琏戏熙凤,宁国府宝玉会秦钟”,总目文字为“送宫花贾琏戏熙凤,宁国府贾玉会秦钟”;异他本,近东观阁本。第二十七回总目与正文目均作“滴翠亭宝钗戏彩蝶,埋香冢黛玉泣残红”;异于现存他本,与东观阁本、藤花榭本同。第三十三回总目与正文回目后半句作“不肖种种大受笞撻”,与东观阁本同;他本“受”则作“承”或“乘”。第五十二回正文回目后半句作“勇晴雯病补雀毛裘”,同梦觉、程甲本;总目后半句原作“勇晴雯病补雀金猊”,“猊”字贴改后作“泥”。此回东观阁本正文目亦作“勇晴雯病补雀毛裘”,卷前总目则作“勇晴雯病补雀金泥”,可知为从上图本再改。

3. 同梦觉本,近列藏本。第二十四回总目后半句作“痴女儿遗帕惹相思”,正文回目则同梦觉本,后三字作“惹想思”;与列藏本之“染想思”亦相近。

4. 独出异文。第二十一回总目作“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救贾琏”。第二十九回总目后半句作“惜情女情重愈斟情”;回目作“多情人情重愈斟情”。第四十九回正文回目后半句作

“脂粉青蛙割腥啖膾”，总目作“脂粉香闺割腥啖膾”。第六十四回总目后半句作“浪荡子情遗九龙佩”，回目后半句作“浪荡子情遗九龙城”。

四、正文

1. 相同或相近于程甲本例。第一回“更于篇中间用梦幻等字是此书本旨兼寓提醒阅者之意”一行，为程刻本所特有，本是原批基础上的改文。这一行改文，在上图本中即已存在。同回“自去自来自小自大”与“引登彼岸”两段，是程本对《石头记》原抄本的改文，同样也存在于上图本中。第二十二回之结尾文字，各本差距较大。上图本与梦觉、程甲及杨藏本相近，比较而言，更近于程甲本。第六十四回末，上图本存“买人又怕不知心”一段百余字，同程甲本。第六十七回，现存各本“此有彼无，题同文异，燕石莫辨”且繁简不一。其中戚沪、戚宁、列藏、梦觉等为繁本，蒙府、怡府、杨藏与程甲等为简本。以整回为单位比较，上图抄本前八十回与梦觉本同出一系；惟独第六十七回与梦觉繁本相异，与程甲简本一致。

2. 同于东观阁本例。第二十三回“室蔼檀云品御香”一句，上图本“室”误为“空”；东观阁本同误。第三十八回“长安公主因花癖”一句，上图本“公”后原夺一字，后旁补一“主”字；东观阁本同样在此夺一字，后旁补一“子”字。上图本每页十行，行二十二字的款式，与东观阁、藤花榭本完全一致。即使出现以下情形，两本仍基本一致：第六十四回“事婆子们回事毕纷纷散出凤姐儿正倚着门和平儿说话”一行，行二十三字，上图本将末尾“说话”两字并抄；东观阁本同。“只是不理贾琏不知二姐何意甚是着急只得迎上来”一行，行二十二字，因开头抄得稀，末尾两字并写；两本相同。“贾赦请安又给贾母去请安不提却贾蓉见俞禄跟了”一行，行二十一字，“却”后夺一“说”字；上图本仍与东观阁本相同。

3. 相同或相近于梦觉本例。第二十二回“往下看宝钗的”一句，上图本与梦觉本近；程甲、东观阁等本则仅有“再看”两字。

4. 同于近于甲戌、梦觉、杨藏、舒序、郑藏、程甲等本例。第五回元春命册中“天伦呵”三字，同甲戌、程甲本；他本并无此三字。第十七、十八、二

十二回，各本文字差异较大，上图本与梦觉、程甲本一致。第二十三回“磨石镌字”一句，上图本与杨藏及蒙府、舒序及列藏、梦觉与程甲等本同；他本“磨石”两字或作“磨玉”，或作“摹石”、“摩石”。“贾芹便来见贾琏夫妻感激不尽”一句，上图本与郑藏本及程甲、东观阁本同；他本“夫妻”之后多“二人”两字。同回“快回去换衣服”一句，上图本同郑藏、梦觉、程甲三本；他本“衣服”作“衣裳”。第七十六回“冷月葬诗魂”一句，上图本同于梦觉、程甲等本，异于戚蒙等本的“冷月葬花魂”。

5. 相同或相近于早期抄本例。第五回“因此上演出这怀金悼玉的《红楼梦》”一句，是学界公认的《石头记》版本分期的特殊标志之一，现存诸本有“怀金悼玉”与“悲金悼玉”两种文字。梦觉、程甲乃至程乙本均作“悲金悼玉”，上图本此处与《石头记》诸本同，作“怀金悼玉”（此亦乃东观阁所本）。第十回“让这大奶奶吃了饭去”一句，上图本独同列藏本；他本“奶奶”两字分别作“妹妹”、“妹子”或“姆姆”。第十一回“满园子菊花又盛开”一句，他本“子”作“的”，上图本与舒序本“满园子的菊花又盛开”近。第二十三回“自己编次序叙其优劣”一句，诸本多有异同；上图本独异他本。自行间加一“叙”字可知，此本原同舒序。第二十七回《葬花吟》中“花谢花飞花满天”一句，上图本与《石头记》北大本、列藏本、梦觉本及杨藏本同；程刻本及东观阁本则作“花谢花飞飞满天”。

6. 独出异文例。第一回“家家箫管，处处笙歌”一句，诸本多有异文。程甲、东观阁本作“家家箫管，户户笙歌”；甲戌、舒序、北大本作“家家箫管，户户弦歌”；戚蒙三本、梦觉与甲戌等本相同，且避“弦”为“弦”；列藏、怡府、杨藏本作“家家箫管，户户歌弦”；上图本独异他本。第二回“二小姐乃是赦老爷姨娘所出”，诸本多有异文；上图本近梦觉、程甲本，但无“爷”字。第三回“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现存诸本亦多有异文；上图本近梦觉、程甲、甲戌三本，然“似喜”独作“喜似”，两字旁有他人的点改，但未作径改。第十回“拉着袖口露出手腕来”一句，上图本独异；他本“手腕”或作“手腕”，或作“脉”。第二十七回“闺中女儿惜春暮”句中之“女儿”两

字,在上图本作“儿女”;“便是红颜老死时”句中之“是”字,在上图本作“如”,均为独出。第六十四回“当日错许张家”句中之“家”字,他本作“华”。上图本之第六十七回,虽与程甲本同出一系,但也有自己的特异之处。粗略统计,仅此一回,即有异文 60 多例(上图本虽由多人抄成,但抄写极认真。几乎所有为抄藏者发现抄写错误,均已“贴改”。未贴改之误,我以为底本即如此;故误字误文亦一体作“异文”观);其中仅有 6 例与东观阁本相同或相近,其余近 60 例异文全为上图本独有。

7. 空白及后人添加、填补文字例。第八回“通灵宝玉”图式之页,仅有“通灵宝玉正面”、“通灵宝玉反面”两行横写楷体文字,“宝玉”式样预留反正两面空白。“金锁”图式页同样仅存“金锁正面”、“金锁反面”横写楷体文字,“金锁”图式两面,亦留有待补之空白。此点与舒序本及杨藏本极似,估计亦有所本。第二十一回“不想宝玉一日夜□□□转”,上图本留三字空。

空白之外,添加、填补之例亦不少。第一回他本“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一句,上图本作“□□□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空三字,后补一“择”字,仍缺两字。第十四回为秦可卿所开之“药方”,上图本原无药量注明,后则有淡墨笔添加之痕。后添注解小字为:

人参_{一x} 白术_{二x} 云苓_{二x} 熟地_{五x}

归身_{三x} 白芍_{二x} 川芎_{三x} 黄芪_{三x}

其中人参、云苓、熟地、归身、川芎等几种注解文字,不仅异于程本,且独出一系;“钱”字注文写法,则近列藏本。第十七回第八页后面至第九页前面,有横贯两面并呈上弦月形的一片空缺及补文。从左至右依次为:“又喝命回来□□□一联”,空处补“你再题”三字;程甲等本作“命再题”。“来到□□□”,程甲本空处为“芭蕉屋”三字;上图本后补“一座院中”四字。“上则萝□□□则落花□荡”,两处空四字,前空后补“叶森森”三字,后空补一“荡”字;程甲等本这两处分别为“上则萝薛倒垂,下则落花荡荡”。“贾政□道”,空一字,后补一“笑”字;程甲等本同。“就用秦人旧舍□□也罢”,空两字,后补“四字”;同他本。“采莲船共四□座船一只”,空处后补一“龙”字,“龙座”两字旁并有“上”“下”两个淡墨小字,

作误倒之注;程甲等本此句作“采莲船共四只,座船一只”。“□□□从山上盘道”,空三字,后补“贾珍说”三字;他本作“贾珍道”。“导引大家□□□□”,空四字,后补“就从山洞”四字;程甲等本此处作“攀藤抚树”。这一断裂痕迹,又延伸至第九页后一面同样位置。此面中“曲□荣[紫]纤”句,空一字,后补一“折”字;程甲等本作“曲折紫纤”。“或如翠□□飘”,空两字,后补“盖飘”两字;程甲等本作“或如翠带飘飘”。此种横贯两面之残缺,我以为是原底本字迹漫漶所致。上图本忠实地照底本行款过录,故留下此种痕迹。

五、批 语

上图本第一回首句与他本一致,同存“此开卷第一回”一段误入正文之回前总批,且有独出之异文。“女子”,作“子女”;“亦不可使闺阁”,比他本多一“不”字。除此以外全书既无回前、回后批,也无文中双行批及行侧、书眉朱批,与舒序、郑藏等本相同。

上图本与舒序本一样,也有少量后人墨笔大字批。第七回末页有两行墨笔文字,第一行为“琴溪批”三字^②,第二行为“贾宝玉奇缘识金锁”一句。第九回末有“金荣全是讨厌”一句。第十五回末有墨笔批曰:“此一段姻缘真为奇遇秦钟坏人名节尤小而智能失守清规最大慎之慎之。”第三十四回“薛蟠道你只会怨我”一段之眉,有“真人相”三字墨批。第一百一十回末有“读到此甚觉惨然”一句墨批。

六、后四十回

从回目与正文观,上图本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乃一体抄就。同程甲本相近,与东观阁本更近,同时也有不少独异于现存各本之异文。

回目例:

1. 同于程甲本、东观阁本。第一百一十二回正文回目上半句作“活冤孽妙尼遭大劫”,同程甲本、东观阁本;总目为“活冤孽妙姑遭盗劫”,同东观阁本。

2. 同于东观阁本、上图藏程刻本。第八十一回正文回目上半句为“占旺相四美钩游鱼”,总目

“旺”误作“叱”，“钩”作“钩”；东观阁本正文回目“钩”亦作“钩”。第九十回正文回目上半句作“失锦衣贫女耐嗷嘈”，总目“绵”为“锦”，异他本，却同上图藏程刻本。第九十四回正文回目后半句为“失宝玉通灵知奇祸”；总目作“失通灵宝玉有灾咎”，同东观阁本。第一一四回总目后半句作“王熙凤历劫返金陵”；正文目作“王熙凤历幼返金陵”，“幼”显然为“劫”之误。东观阁本照误，程甲、程乙本又从“幼”而误“劫”为“幻”。

3. 独异之文。第八十二正文回目上半句作“老学究讲姜誓顽心”，“姜”似为“義”之误，总目“姜”作“易”，独异他本。

正文例：

1. 同程甲、东观阁本。第八十七回“独看到八龙走马”句，程甲、东观阁本同；程乙本作“独看到十龙走马”。第八十九回“起来天气陡寒”句，程甲、东观阁本同；程乙本作“这里天气陡寒”。第九十三回“荣国府内出新闻”句，程甲、东观阁本同；程乙本作“荣国府内好声名”。第九十七回中“失身露体”四字，程甲、程乙、东观阁三本同；杨藏本作“赤身露体”。

2. 同东观阁本。第八十九回“开锁国帑”四字，东观阁本同；程甲本作“开锁国帑”。第九十四回“一元旋复占先梅”句，东观阁本同；程甲本误“元”为“云”；程乙本改“云”为“阳”。第一零五回“又见老太太吓坏了也急得死去还亏平儿”句，程甲本作“又怕老太太吓坏了急得死去也回过来气活来”；程乙本作“又见老太太吓坏了也回不过气来更是着急还亏了平儿”；东观阁本原与上图本同，但在“去还”两字旁又补“活来”两字。此亦是东观阁本在上图本之后，且从他本补改之证。第一二零回“行到毘陵驿地方”，程乙本、藤花榭本不误；上图本与东观阁本同，误“毘”为“昆”，程甲本则误“毘陵”为“昆陆”。

3. 同程乙、东观阁本。第九十二回上半句回目作“评女传巧姐慕贤良”，与程乙本、东观阁本同；程甲本则误“贤”为“从”。

4. 独异之文。第一回“玉在棧中求善价，钗于匣中待时飞”一句，在第一零三回作“玉在柜中求售价，钗于匣内待时飞”。此回程甲本作“玉在匣中求售价，钗在匣中待时飞”，东观阁本作“玉在柜中求善价，钗于匣内待时飞”，程乙本作“玉

在棧中求善价，钗在匣中待时飞”。第一一四回“你就合你邢妹妹一样的了”句，他本无第二个“你”字。

5. 空缺。第八十四回“他那年轻的时候那一种古怪□□□宝玉还加一倍呢”一句，空三字。第八十五回“吓得战战兢兢□□□□笑着”句，空四字。

七、避讳

除怡府本第十回存一特例外，现存其他抄本，尚不见避“宁”字讳例（指缺末笔字，“俗写体”不在论说范围）。令人惊奇的是，上图本第一函第三册（九——十五回）丙抄手笔下，亦发现“宁”字讳例：“宁”字末笔仅为一点。具体情况如下：

第十回：四处均避。

第十一回：回目一处避；正文五处，只丙抄手外一处另笔不避，其余四处均避。

第十二回：一处，避。

第十三回：六处，只一处另笔不避，其余五处均避。

第十四回：二十处，七处另笔不避，一处丙抄手之笔不避，其余均避。

第十五回：两处，一处避，另笔一处不避。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同一册的第九回不避；此册之外的其他各册，不见避例；丙抄手之外其他抄手不避；书前总目中八个最明显的“宁”字，无一避讳。

上图本从第十回开始出现“宁”字讳，与怡府本第十回避“宁”字，恰相一致，其中必有联系。然尚不可遽断为避清道光帝旻宁之“国讳”，或许还有另外的答案。笔者以为，现存怡府本之前十一回白文，来自舒序与杨藏等“删批”系统的本子，怡府本避“宁”字的第十回，原据舒序系统的本子所补。^③同是“《红楼梦》阶段”的删批本，又同在第十回避“宁”字，与舒序本相近的上图本同怡府本之第十回很可能源自同一祖本，原由一个抄手所为。倘如此，两本于同处同避“宁”字，便不排除避某一抄手“家讳”之可能。

八、流传收藏顺序

现存上图本的流传收藏，我推测大体经历了

四个时期。

1. 刻本之前抄本形成时期。乾隆五十四年,舒元炜的八十回本《红楼梦》序中,已有“核全函于斯部,数尚缺夫秦关”之说。由此可证,早在1789年,世人已知《红楼梦》“全函”为“秦关百廿”回。周春《阅红楼梦随笔·红楼梦记》载:

乾隆庚戌秋,杨畹耕语余云:雁隅以重价购钞本两部:一为《石头记》,八十回;一为《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微有异同。爱不释手,监临省试,必携带入闱,闱中传为佳话。时始闻《红楼梦》之名,而未得见也。壬子冬,知吴门坊间已开雕矣。兹茗估以新刻本来,方阅其全。^{[1](P66)}

由周春的记载可知,迟至“乾隆庚戌(1790年)秋”,一百二十回《红楼梦》抄本已与前八十回本同时流传。买到过百廿回“全抄本”的雁隅,即徐嗣曾,本姓杨,字宛东,别称雨松、思益山房,与周春同里,为浙江海宁人。据周绍良先生考证,本应存“秦关百廿回”的舒序本之抄写并作序者舒元炜兄弟,乃浙江仁和人。^[2]此地与海宁正相接壤。由此可推,1790年前后,《红楼梦》百廿回抄本确曾在浙江仁和、海宁一带流传过。程乙本“引言”也曾讲:

是书前八十回,藏书家抄录传阅几三十年矣,今得后四十回始成完璧。缘友人借抄,争睹者甚多。抄录固难,刊板亦需时日,姑集活字印刷。

这说明,早在“集活字刷印”之前,百廿回“完璧”本即曾被“友人借抄”。这些抄本,自然有流传下来的可能。现存上图本抄成的时间,虽不排除在乾隆辛卯即1791年冬程甲本印成之后的可能,但其底本形成的时间,应在程刻本问世之前。

2. “吉晖堂”收藏时期。上图本卷首钤印中之“吉晖堂”主人的身份,目前还不太清楚。据胡文彬先生2004年7月7日晚代我查对,“吉晖堂”乃沈星炜之堂号。沈星炜,字吉父,号秋卿,浙江仁和人,书斋号有“梦绿庵”、“梦绿山庄”等。此人与周春、雁隅、舒氏兄弟恰是同乡。从“吉晖堂”主人与舒氏兄弟以及雁隅同是仁和、海宁一带人还可推,舒元炜“数尚缺夫秦关”之说,或许并非来自筠圃,很可能与仁和、海宁一带曾流传过

如上图本一类的百廿回本相关。自上图本卷首已有程高序文看,“吉晖堂”收藏的时间,不会早于“乾隆辛卯冬”程甲本问世。上图本第三十四回“这里宝玉昏昏默默只见蒋玉”一页与“转过床后”一页前后错装,前页书眉有“应在后一页”一句墨批,后页书眉有“应在前一页”一句墨批,全书中缝亦时见裱衬重装痕迹,结合绿绫包角的陈旧程度及装订线多有开断等情形推断,此种错装很可能是“吉晖堂”收藏时期所为。书前之程、高两序,即是“吉晖堂”主收藏时期所加。

3. 上海图书馆入藏之前。上图本函套题签,册封题签以及书中夹签,均为同一人笔迹。函套所加书签、每册封面书签及书中夹签,所用之纸张乃现代机械工艺制成,题签时间估计在清末民初。从此本于20世纪50年代由上海市人民政府行政处“成批移交”而入藏上图之情形判断,原藏本很可能是在抗战胜利或20世纪50年代初之社会变革中,以“没收方式”被集中。原藏地点有可能是上海市区或附近郊县,也有可能为浙江杭州一带。

4. 上海图书馆入藏之后。上图入藏档案记载不详,收到此书的准确时间,目前尚难确考。上图历史文献中心工作人员根据同期以“成批移交”方式入藏的文献判断,此书入藏上图的时间大概在1958年左右。然据上图本书号考,此书被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时间也可能不晚于1955年,1953年前后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上图抄本的书号刚过30万,据调查,1952年上图建馆之时,古籍书号自30万始排。第一函与后三函之上海图书馆入藏钤印形制不一,或许是两次著者录的结果。函套脊部重裱新布并以白漆加写书签,亦乃上图入藏时所为。2004年7月9日下午,我在上图古籍室见到上海图书馆1992年内部编印的《〈红楼梦〉文献研究总目(1971—1992)》,关于此抄本的著录文字是:“00064 红楼梦一百二十回/(清)曹雪芹撰;(清)高鹗续——清钞本——24册 据清乾隆程伟元本传抄 316207——230”。因鉴定为据清代程刻本“传抄”,故排在清代抄本、刻本最末,民国印本之前。

九、初步鉴定结果

按常理推断,现存上图本的形成至少存在三

种可能:第一,为程刻本之后的再抄本,由“好事者”据刻本抄成。此种情形在历史上已有先例,一粟先生《红楼梦书录》中,即有据程乙本而抄的容庚先生旧藏本等著录。据笔者目验,同是百廿回“清抄本”,现存于国家图书馆和北师大图书馆的两部百廿回抄本,便是据东观阁一系列刻本所抄。第二,为程刻本之前的古抄本,即现存本抄成的时间在1791年之前。第三,底本形成时间,在程印本出现之前;现存本抄成的时间在程印本问世之后。从上图藏本之基本特征,此本与早期抄本之关联及存有独出之异文等方面推断,不存在第一种可能,第二与第三种可能均有。但现存本抄成于程甲本问世(1791年)之前的可能性更大。^④前述之流传收藏第一期,正以这一鉴定结果为前提。

上图本同现存之程甲、程乙、东观阁三本相比较,与东观阁本更接近,个别文字还异于程甲本而同于程乙本,这也是很正常的,并不会因此而影响对上图本的基本判断,因为还有其他大量的早期文字之证佐。程乙本与东观阁本与上图本的关联,乃是前两者共同参照上图本系统之抄本的结果,只能证明程乙本“引言”与东观主人“识语”所讲曾参考过“原本”之可信。

受文献所限,学界以往多认同这样一个说法:《石头记》版本分为“脂本”与“程本”两系;“脂本”属于抄本系统,存前八十回,“程本”属于刻本系统,存一百二十回。现在看来,这样的判断已不能成立。实际上在八十回抄本与百廿回刻本两个系统之间,还存在着清人周春所讲的作为刻本前身的“百廿回抄本”系统。发现于上海图书馆的这个旧抄本,与梦觉本同属一系,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又是一体。综合各种因素判断,其版本定位应在现存梦觉与程甲本之间。如此,它不仅是程刻之前百廿回“全抄本”形成时期原本于梦觉本一系的旧抄孤本,也是现存“脂系”与“程系”之外第三系统之唯一“全璧本”。

十、版本文献价值

上图本之发现,从最低层面上讲,是多了一个《石头记》版本整理的参校本。单从校勘角度观察,此本亦有其特别之处。第十一回“并镇国公牛府等六家,靖中侯史府等八家都差人”一句,现

存他本“靖中侯”三字或作“中靖侯”、“忠靖侯”,或误作“中靖候”、“中靖侯”;上图本的“靖中侯”之文,与前半句之“镇国公”三字相对,恰是确文。第二十二回他本“更觉不祥”一句,与前文“妙极”云云语气明显不一致。上图本作“便觉不祥”,可证他本“更”即是“便”之形误。

然而,上图本之文献价值远不只此。从版本源流之角度考察,如果以上关于上图本的基本判断能够成立,那么,作为《红楼梦》早期抄本与后期刻本之“中介”的上海图书馆藏百廿回《红楼梦》旧抄本发现,不仅补上从梦觉本到程甲本之间的版本空档,也填补了早期手抄本与后期刊印本之间的重要缺环,并为现存抄本文字的分疏考辨及刊本系统之版本源流的理清打下文献基础。

这一特殊抄本发现,使原来潜藏的“全抄系”浮出水面,此前已发现的《红楼梦》白文本之版本定位的明确也获得了文献参照。我曾以为,现存舒序本、郑藏本之形成时间,在梦觉本之前,其间存在版本缺环。^[3]现在看来,这一判断也需要修正。此本自第十回开始以缺末笔方式避“宁”字,很可能与同避“宁”字讳的怡府本之前十一回白文的流传抄录相关。由怡府本第十、十一等回自舒序系统抄本补配,再加上第八回“宝玉”、“金锁”图样同缺,可证上图本与舒序本的抄录过程也有关联,上图本与现存舒序、郑藏本,均属“全抄系”之本。

胡适当年在《红楼梦考证》中讲:

现今世上通行的《红楼梦》虽有无
数版本,然细细考较去,除了有正书局一
本外,都是从一种底本出来的。这个底
本是乾隆末年间程伟元的百二十回全
本,我们叫他作“程本”。这个程本有两
种本子……但我细细审察,不能不承认
“程甲本”为外间各种《红楼梦》的底本。
各本的错误矛盾,都是根据于“程甲本”
的。^{[4](P109)}

今日看来,胡适当年的这一判断并不完全正确。上图本发现,使得程乙本“引言”“复集各原本”之说得以证实,证明程乙本并非完全来自程甲本,其校勘整理,同样亦参照过百廿回抄本。从行款与文字内容比较来看,并不只是“参校”,

上图本系统的抄本也是东观阁一系刊本的底本,东观主人“题记”中所讲的参照原本“订讹正舛”同样是可信的。如此,日本汉学家森槐南旧藏、现为伊藤漱平所藏的页十行,行二十二字刊本,估计与东观阁、藤花榭诸本一样,亦应是与上图本有关的早期刊本。^⑤上图本的发现还告诉我们,源自百廿回“全抄本”系统的《红楼梦》梓印本,实际分为程甲、程乙、东观阁三个子系统;1791年之后所有的拼印本、翻刻本,均未超出这三个系统。

在自身研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笔者有选择地对上图本作了校勘,整理出的材料很有限。原有问题的考辨仍待继续深入,某些具体判断或许还有修正的必要。但初步查阅考辨已然证实,上图本之文献价值确是目前所发现的其他十余种抄本所不能代替的。我盼望着这一新发现的珍贵红学文献能够早日影印出版,公之于学界。

附记:本稿撰写,得到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孙逊院长及学院资料室、上海图书馆、邢台学院领导的支持与帮助。谨于此致以谢忱!

注释:

- ①见《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2004年7月11日消息。
- ②“琴溪”二字,似从他本过录,或许与“芹溪”相关。2004年7月14日下午在京与周汝昌先生谈及上图本,先生亦曾以“雪琴先生”之画题佐证。另外,黄钧宰《金壶浪墨》卷八,亦以“雪琴”名作者,估计亦有所本。
- ③笔者将另为文,对现存《石头记》诸本包括师大三本前十一回白文之补配作考论疏证。
- ④这样的判断,尚不能否定程、高对于续作的“著作权”。从“引言”中所谓后四十回“尚无他本可校”等记载推断,程、高续书的可能性仍然最大。
- ⑤森怀南原藏之《红楼梦》抄本,或许即是当年“吴门开雕”后随船泊入日本的《红楼梦》早期刻本。俟查考。

参考文献:

- [1] 一粟. 红楼梦资料汇编[Z]. 北京:中华书局,1964.
- [2] 周绍良. 红楼梦研究论集[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3.
- [3] 乔福锦. 《石头记》版本演变的三个阶段[J]. 明清小说研究,2002,(3).
- [4] 胡适. 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Investigation of an Old Hand – Written Copy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With 120 Chapters Stored in Shanghai Library

QIAO Fujin

(Xintai University, Xintai, Hebei, 054001, China)

Abstract: The old manuscript of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newly discovered in Shanghai Library is an isolated hand – written copy with 120 chapters. The rough draft was made earlier than the movable type text or the early inscribed text. The discovery of this hand – written copy with 120 chapters not only makes up for the missing edition between early manuscripts and late printed editions of the classic novel, but also lays a textual foundation for explaining and confirming the characters and words of the existing manuscripts, as well as for sorting out the origin of inscribed and printed copies of the classic novel.

Key words: a copy stored in Shanghai Library,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with 120 Chapters, an old manuscript

(责任编辑:卢大中)